



我的怀念

第五期

5月13日是母亲节,本报《怀念》版推出怀念母亲专题。

“我的怀念”征文继续开展,征集的文章将择优在每周五《聊城周读》刊登,文章体裁不限,必须原创,字数1000字以内。来文请注明作者姓名、联系方式,缅怀故人的姓名、故去年份。可将作品发送到邮箱 wellive@126.com。也可将手写稿或打印稿直接邮寄或送到本报编辑部,地址为:兴华路西路93号,齐鲁晚报《今日聊城》编辑部。邮编252000。

母亲艰辛的一辈子

□栾居沪

母亲这辈子,充满艰辛,一生没去过几天好日子。

真正的痛苦,是父亲去世后开始的。那时,我还没出生,父亲撒下母亲、九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爷爷撒手人寰。孩子中最大的姐姐才19岁,哥哥18岁。面对年幼无知的孩子,母亲叫天不应,叫地不灵!好心邻居叹息:难为这个苦命的女人了!

父亲去世第二年,母亲忍痛把家中的房子拆掉,腾下能用的木材给爷爷打了一口喜棺,其余的东西都变卖了,换了些钱还了父亲治病、发丧欠下的债。爷爷去世时,我还小,依稀记得爷爷的喜棺放在家里东屋的东墙边。

母亲首先面对的问题是饥

饿,拿什么养活这一群孩子。依稀记得,母亲带着我,在父亲坟上大哭的情形。她趴在父亲坟上,头埋在黄土中,两手深深地往里掏挖,脸上的黄土变成了泥巴!我吓得哭叫着去拉母亲,拉不动了我也抱着她的腿哭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们才被过路的乡亲劝回家。

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母亲无路可走被迫无奈才向死去的父亲哭诉,也是从那时起,我慢慢体会到什么是走投无路、什么叫悲痛欲绝!母亲说,那时她最害怕晚上,夜,静得出奇,只有你们这些孩子发出的轻微呼吸声,黑暗中摸摸这个孩子的肚子,拍拍那个孩子的脸,个个肚子瘪瘪的!那个心疼呀,像刀绞似的,那个难过

劲,真没法用语言形容!好不容易听说第二天生产队要分粮食,大哥欢天喜地拿着口袋去分粮,队长却嘲笑:“你们家有几个工分,还来?”哥哥回家后把空口袋一扔,坐在地上无言,一家人七零八落地坐在院子里暗自掉泪。母亲站起来坚定地下了命令:都去干活挣工分!

盼着我们姊妹长大,是那时母亲最大的希望。大姐出嫁后,家中少了个吃饭的,也缺失了可以多挣些工分的人。后来二姐也嫁人了,哥哥娶媳妇了,三姐四姐五姐也能干些活了,这时的母亲稍稍舒了一口气。

7岁那年,母亲把我送到学校念书。怕我年龄小,在学校受

依稀记得,母亲带着我,在父亲坟上大哭的情形。母亲趴在父亲的坟上,头埋在黄土中,两手深深地往里掏挖,脸上的黄土都变成了泥巴!我吓得哭叫着去拉母亲,拉不动了也只有抱着她的腿哭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们才被过路的乡亲劝回了家。

气,母亲就让六姐陪我上了一个学期。六姐学习很好,却最终没能上完。其实,哥哥、姐姐们都很聪明,但家境贫寒都没能读上书。母亲说,说什么也要让最小的孩子把书念完!后来,我考上了南方一所大学。母亲高兴得像孩子,“到那里要好好念书,别丢娘的人,要更争气才行!”

我大学毕业了,母亲年纪也大了,我参加工作了,想让母亲到城里过几天好日子,母亲都以住不惯为由拒绝了,我工资一年年长,有了孝敬她的资本时,母亲却病倒了。母亲看到我赶回家看她,她拉着我的手,满足地笑了。我知道,我是她最大的寄托和骄傲!

母亲患病后,不管刮风下

雨,我都是如期去看她,那种归心似箭的幸福直到现在还令我回味。节假日我就带上孩子一块去看她,看着孩子在她身边欢闹,母亲虽有语言障碍,她的目光却追逐着孩子,发出咯咯的笑声,这不是天伦之乐吗?

2003年10月,母亲因冠心病、脑血管病引发的多脏器衰竭,永远离开了我,离开了她生养的9个子女!也从那天起,我的支撑没了。

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,多少次梦中短暂相聚,都让我幸福地泪流满面,不愿醒来回到现实,生怕打破那种快乐和满足!娘,我好想你,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?

伟大出自平凡

□王章喜

一位年过半百的农妇,矮矮的个子,头发花白,衣衫褴褛,肩背破纸箱,手拿用动物皮做成的猴子样玩具,迈动着一双小脚,一步一颤,吃力地向前走着叫卖。她,就是我的母亲。到现在母亲已经去世一年多了。

“毛猴”是跟了我40余年的绰号,我的绰号由制作的猴子玩具而得。

1962年春,我不幸染上了瘟疫,高烧不退,长达两个多月。母亲总陪在我身边,喂药、喂水、盖被子、讲故事,从精神上给我战胜病魔的力量。一连几天的春

雨,洒在泥泞的路上,我又说起胡话,母亲毅然背起我,移动着小脚艰难地向医院走去。被雨水打湿的衣服紧贴在母亲身上,我的脚碰打着母亲腿,母亲几次摔倒在地,浑身沾满泥巴,母亲紧紧地抱着我,吃力地爬起,挣扎着前移。急促的呼吸声,高速的心跳声,深深地留在记忆里。漫长的岁月,几百个不眠之夜,使我深深体会到母亲的辛苦。

我的父亲是位立过战功的残疾军人,遍体的创伤不断复发,母亲不但要照管我们4个不懂事的孩子,还要照顾带伤的父

亲,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1961年秋,父亲的旧伤又复发了,大便出血不止,卧床不起。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难,野菜和着地瓜干也填不饱肚子。为了给父亲增加营养,母亲在姥姥家拿来了4个鸡蛋。她煮了一个鸡蛋递给父亲,父亲看着围在身旁的4个孩子,怎能咽得下?不懂事的妹妹吵着要吃,母亲站在一旁,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,一边哽咽着哄着妹妹,一边劝父亲把鸡蛋吃掉。父亲流着泪把鸡蛋递给了妹妹,这时,母亲象发怒的狮子,夺过鸡蛋还给父

一连几天的春雨,洒在了坎坷泥泞的路上,而我又说起了胡话,母亲毅然背起我,移动着小脚艰难地向医院走去。湿漉漉的衣服紧紧贴在母亲身上,雨水淋在头上顺着花白的头发淌到脸上,与汗水混在一起。我的脚碰打着母亲腿,几次摔倒在地,浑身沾满了泥巴,母亲却紧紧地抱着我,吃力地爬起,挣扎着前移。

亲,转身在妹妹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,然后,母亲又搂着妹妹悲痛地哭了起来。“娘,我不吃鸡蛋了。”“娘,我们都听话,您别哭了。”我们4个孩子拉着母亲悲切地哀求着。母亲用双臂紧紧地搂着我们,止住了哭声。从抽屉底层拿出一小包玉米面,做成粥,看着我们每人喝了一小碗,脸上才露出了欣慰的笑。

贫困的生活,象赶不走的苍蝇,不断地折磨着我的母亲。父亲在外头拿来了一些兔皮和羊皮,母亲白天在田间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夜晚用这些皮毛做一些

玩具。那时母亲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,昏黄的油灯下,母亲总是做得那么认真,那么细致,做出来的玩具像真的一样,然后装进纸箱。第二天,天刚亮就背起纸箱,走街串巷换些干粮和钱,供我们生活、上学。春夏秋冬,二十四节气,母亲一直在忙着,做着,拼搏着。她把辛劳和疲倦做进了额头和眼角,她把黑发做成了白发。

我的母亲虽然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,但平凡中体现了母亲的伟大。母亲,在我的心目中,您永远活着!

静夜无眠怀旧梦

□李民增

那天,我离家时,老娘颠着小脚送我到门外,用留恋的眼神地看着我,嘱咐说:“孩子!以后不用老往家跑,有事儿,我叫你兄弟给你打电话。”听娘这样说,我心中一颤,脸一扭,满眼热泪差点掉下来,心里说:“我以后一定多回家几次,尽量多陪陪娘。”

娘一辈子只想着对人好,活到90多岁,直到临终前,都是独立生活,她不愿麻烦孩子们。我搬家到学校以后,把娘接出去住过一段时间,我有空就陪她看看电视,说说话儿。时间一长,她觉得影响我工作,也想念村里的老妯娌们,非让我把她送回老家的。

娘一个人住在家里面的老院子,有半亩地那么大,正房五间,带走廊,偏房两间与一间大门连着。院子西墙边有株无花果树,结果很多,每逢来客人,娘就摘给别人吃,走的时候,还要让人带上一些。

娘人缘好,四邻八舍的婶子大娘们都爱找她玩儿,跟她聊聊天,打打牌。每天一大早就有人来,到晚上很晚才陆续散去。我把娘接出来住的那些天,家里的老人们都很不习惯,她回家后,就皆大欢喜了,一时间,出来进去的人不断,跟过节似的!

她们玩得是老年人爱玩的那

种纸牌,长条形的,现在很少见,摸来摸去,磨损得都看不清字了。有一次,我和老伴在城里赶农贸大集时,见到卖那种纸牌的,就一下子给她们买了两副,老人们见了都很高兴,说我们心细,孝敬,夸得我们挺不好意思。

有时,婶子们也帮娘干些家务,娘就把我和晚辈们给她买的点心、水果分给她们吃,有时还留她们吃饭,整天嘻嘻哈哈的,像俱乐部!倒让我少了许多牵挂,心里很感谢她们。

三弟就在后院住,时常给她做点家务。偶尔哪几天娘身体不舒服,他就睡在娘旁边的小床上,

缺什么吃的用的,或者有别的什么事儿,就给我打电话。

隔几周,我回家一次,给娘带些她爱吃的东西,留些零用钱。她算计着我该回去了,就盼望着。

我一回家,娘就忙着做我喜欢吃的饭,自己很少吃,一定要看着我吃,还像小时候一样。我知道娘的心,不管饿不饿,我都尽量多吃点儿,娘看了就很高兴!

吃过饭,娘坐在圈椅上休息,我搬个小凳子,坐在她跟前,牵着娘的手,抬头看着她慈祥的脸,拉家常。那一刻,我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!

7年前,娘走完了她坎坷的一

生,入土当天,苍天垂泪,下了倾盆大雨,把一个永久的痛留在我的心中。

在娘去世一周年前夜,我和妻子在聊城大学南门外梧桐树下的石台上乘凉,遥望南边老家的方向,谈论着第二天回家祭母的事,忽见一片黄叶落到身前,触动了我的心弦,禁不住潸然泪下。根据当时的情景,我即兴写了一首《祭母》,诗是这样写的:“告别音容整一年,凝神南望泪不干。每见雨后凋黄叶,常忆床前抚膝谈。苍天无心弃圣德,邻里有口赞先贤。静夜无眠怀旧梦,诗韵行行献墓前。”

陪伴母亲走完最后的日子

□齐靖远

2010年正月初二,妹妹来电话说母亲病危,我匆匆赶回西安。95岁独自居住的母亲两天前在家中不慎摔倒,母亲拒绝住院治疗,强烈要求在家中保守治疗。妹妹请来主任医师上门看病,诊断母亲为严重外伤性脑出血,高龄老人几乎没有康复的可能,医生同意在家中输液输氧维持生命。

我赶到西安时,老人已经深度昏迷,必须24小时不间断输液、吸氧、排尿。我与弟弟妹妹分工照顾母亲,我睡在母亲房间,以便及时更换输液瓶、尿袋,适时调节输液与输氧的速

度,为老人洗脸、洗手与洗脚。

医生预言母亲最多维持半个月,顽强的母亲却在昏迷中顽强生存了三个多月。2010年4月9日凌晨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,平静走完了95岁人生的最后一段路。母亲仅留下来两万元钱现款和一套大学三居室公租房。两万元钱全是一元人民币,还有不少硬币,都是平时节省下的零用钱。按照母亲遗嘱,弟妹把母亲的公租房无条件交还学校。这种情况国内极其少见,同在一所大学工作居住的女儿继续居住老人的公租房合法合理。

我的母亲是东北人,“九一八

事变”后,15岁的母亲只身逃离被日本人占领的东北,成爱国流亡学生大军的一员。她有幸成为张学良私人创办的东北大学外文系学生,她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地下抗日组织,参加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抗日救亡活动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,母亲流落甘肃成为小学教师,在极其艰苦的戈壁滩小镇上生育了我们兄妹四人。由于战争,童年与少年时代,我们几乎居无定所,始终不断迁徙,搬家,生活十分艰辛。在学校辛勤教书的同时,母亲孜孜不倦把4个子女与5个孙子全部培养大学毕业,其中有6个儿孙

成为高级知识分子。

1961年正在上大学的我,打扫卫生时不幸从教学楼上摔了下来,严重脑出血、严重颅脑损伤,医院把我从死亡边缘抢救了过来,却始终失忆、失眠、头痛、头昏,学习与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休学。回家后我几乎失去生存的信心,母亲教我打太极拳,节省自己珍贵的口粮与各种食品为我增强营养。当时正值困难时期,极度缺少营养的母亲全身浮肿,我却在打太极拳一年以后奇迹般重返学校。母亲与太极拳挽救了我的生命,创造出了众多医生

与神经外科专家都难以相信的医疗奇迹,严重外伤性脑出血病人竟然彻底康复,让我顺利完成本科与研究生学业。

1993年,父亲去世后,不愿意给儿女增加麻烦的母亲,始终拒绝与任何一个儿女共同生活,而且坚决不雇保姆,生活完全自理。打了50多年太极拳的母亲,血压、血糖、血脂完全正常,90多岁从来没有住过医院。妹妹与弟弟退休后轮流看望母亲,帮助老人洗衣服买菜做饭。

活了近一个世纪的母亲走了,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深深的伤痛。